

一、與流螢相逢

小月

初夏的夜晚九時許，我在居家的陽台上晾衣服，陽台上來了一位「不速之客」——一顆跌落在凡間的星子，牠閃爍騷動的光點，很快地讓我意識到牠的存在，光點的頻率很像手機上訊號的光，帶一點微綠，在沈寂的黑暗裡一閃一閃，間隔幾秒鐘的停頓，好像在等待，好像在探索，好像浩大宇宙裡一點幽微心事的傳遞。夜晚光線暗，加上淺度近視，起初我不能辨視牠究竟是什麼。在近距離的俯視之後，我想牠應該就是童謠裡的「火金姑」螢火蟲了。對於一個在城市長大的我而言，對於向來習於科技聲光影像之美的我而言，螢火蟲牠就像神話般遙不可期。牠曾經是過去臺灣由晚春到夏夜，徜徉於原野山林間的常見昆蟲，多少人在童年的記憶中，追逐著黑暗中的螢火蟲怡然入夢。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螢火蟲好像突然消失了，原來螢火蟲所賴以生存的清激流水、土質棲地，已經被水泥地面，以及農藥殘餘、廢水污染所破壞了。再加上人工光源的干擾，使得現在的孩子，幾乎無法體會翩翩逐螢的自然野趣。

螢火蟲因著腹部的發光器讓牠不同於其他昆蟲，牠以黑夜做為活動的舞臺，放射光彩，獲得了人們的青睞。然而，卻也同時招來人們的利用。晉代的車胤「囊螢夜讀」，以螢火蟲來照明。一個人因貧而無燈讀書，捉螢火蟲，還情有可原。但是如果為了好玩而捕捉螢火蟲就說不過去了。我相信再卑微的生物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存理由，而螢火蟲也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而出生的，牠們生來無礙於人，而人又有何權利決定牠們的生死呢？插手強奪，無異是作為人的桀驁不馴。也許，人類本來就離昆蟲不遠吧。我們在人間世的愛恨、慾望，我們生存的意志，我們對死亡的恐懼，都依循著生物世界本能的規則，在戰爭、疾病、天災的威脅下，人類在某個隱晦的角落裡，都隱藏著我們最不堪的卑微與不安。

流螢的舞臺應是在樹林、草叢、菜園、水圳旁，而此刻牠卻真真實實地駐足在我家陽台的門上，來到這個車水馬龍的城市高樓裡，這個奇遇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。心弦已然被流螢尾端，那寶石般絢爛的光芒緊緊地扣住了，我已找不到更適當的詞彙詮釋內心的驚喜與感動。因為夜色與晚風，因為陽台裡有著發亮的螢火，我可以多一點片刻心境的澄明。我難得能一窺這美好的景緻，但我不想擁有。我只願以欣賞的心情與流螢共同領受一分相逢的新鮮與喜悅。

可能察覺我的善意，螢火蟲牠並不急於離開我家陽台。我一邊來回走動晾衣服，一邊欣賞牠的螢光閃耀。待我晾衣工作告畢，螢火蟲又約莫駐留了十餘分鐘，然後螢光一滅，振翅飛去，天地好像由此又延伸了許多。我兩手空空，卻希望滿懷——希望常有螢光靜靜地在我家陽台發光。

二、梧桐四季

韓良露

諸多行道樹中，梧桐是相當有季節感的，春天梧桐發新芽時，就像好多綠色的小精靈爬行在梧桐灰白的枝幹上，小芽的新綠是水翠色的，嫩得有如新苔，讓整條街道都變得清亮起來，行人看了梧桐青翠，就覺得該換下陰沈的冬衣了，不知不覺中腳步也輕快起來。

梧桐嫩芽的時光很短，就跟溪邊的蕨草、薇草般來去匆匆，才不過數周，春天還在乍暖還寒時候，梧桐的嫩葉日日抽長，小精靈像一隻一隻綠色的小蝌蚪般變成了小青蛙，梧桐枝幹上掛著橢圓形的綠葉，然後隨著溫度增加天天長大，在夏天還沒真正來臨前，梧桐樹已經繁葉如蓬了。

酷熱的夏天，梧桐樹是街道的陽傘，行人可以暫時躲在樹下看著白花花陽光透過樹影嬉耍，在樹蔭下，周遭都安靜下來了，有梧桐樹的夏天街道，也彷彿隨時都要午睡了。

西班牙、法國南部的人特喜歡在街道上種梧桐，有的梧桐老樹綠蔭茂盛到可以和對街的梧桐合掌環抱了，整條街就成了綠網遮天，在叫聲隨溫度升高的蟬鳴中，坐在行道椅上的老年人昏然地睡去。

梧桐最早聽到秋天的消息，夏日酷暑蒸發掉水氣的乾葉，在第一輪吹起的秋風中飄然落下幾張黃葉，躺在地上對著還在樹上的友伴輕語，來吧！來吧！回到大地母親溫暖的懷抱中。在更多次秋風的探訪下，更多的梧桐葉離開了從小生長的地方，回歸傳說中的家鄉，它們呼吸著土地的氣息，感受到比從前更親近土地的溫暖。當有的秋風吹走了某些落葉，把它們帶到了更遠的地方，也讓它們遇見了更多梧桐葉的新朋友，也有的落葉被吹到水溝邊、別人家的院子裏、人行道上，有的落葉開始明白什麼是寂寞和流浪的滋味。

還掛在樹上的黃葉也慢慢覺得孤單了，失去了太多朋友的它們，在愈來愈冷的秋風中縮緊身子，它們互相給彼此打氣，當它們看到行人踩在一層一層相疊的黃葉上時，它們聽到的刷刷聲，令它們膽戰心驚，但在深秋某個突然來到的夜雨中，整株黃葉像隨著雨般落下，秋夜梧桐雨，化為大地泥，它們終於不再抵抗命運了。但多情的詞人看到最後的梧桐葉也散去了時，不禁寫下了：「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」

三、那樹

王鼎鈞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裏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但是堅固穩定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吹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被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報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裏插一柱香呢。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濕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千掌千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來的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，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裏的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裏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秘密，很濕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裏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饑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是這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裏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裏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菓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